

● 散 文 ●



静寂的午后

□ 杨凤娥

看见一只麻雀在枝间跳来跳去,仿佛与叶子取乐。

所有的飞鸟中,也许麻雀最为常见,我亦特别喜欢看它们。常常教学区的窗台,走廊,上课期间,它们大胆的靠近,或三两追逐,或独自跳走,灵活的小脑袋,黑豆似的小眼睛,怎么就如此玲珑可爱,恨不能盈盈在握,逗逗这世间万物。

一片老叶正从树上飘下来,不知是微风使然,还是麻雀的战果,小家伙偷眼看了一下又飞走了,一瞬间飞到对面的教学楼,依旧把香樟树还给我。

架在教学楼和教工宿舍楼之间的电线上,也有麻雀如首府般歇在上面,吱吱喳喳的说话,

不知道弹奏的是怎样的乐谱,我不了解它们的语言,但那份安逸与闲适,我听出了欢欣与愉悦,人间最美四月天,没有理由不欢唱的!

有时候真羡慕它们啊,欢悦蹦跳,永远自由自在的样子,无拘无束的状态。

正在我凝神遐想的时候,有两只小狗走近,一灰一黑,电线上的麻雀警觉的一哄而散。

校园里常常会有小狗光临,从校铁栅栏穿门而过,在校园内追逐戏闹,食堂门口有吃食,学生吃剩的馒头、饭菜,使它们流连忘返。有一只黄狗,楼下有好心的家属,拿食喂它,黄狗心生感念,长住下来。

学校怕小狗伤害孩子们,用尽法子驱赶,它也乖觉得很,下次碰到驱赶的那个人,远远的就

摇尾示好,汪汪的眼神看人,也是一条生命啊!又见它牲畜无害,便不忍心再赶。

此刻,前来的是两只外来狗,惊飞了麻雀过后,它们跑到大操场上去了。

水泥铺就的操场,连同一侧的院墙,从东到西,一片灰白,初初完工的时候,恰好是冬季,早上起来,不甚清明的微光里,那一团的白,疑似夜雪突降,这种恍惚还持续了一段,直到冬去春来,才认定那是新修的操场了。

操场的修整历时半个学期,因为疫情,也因为操场施工,学生们拘促一室,活动范围极小,可苦了他们。这下可好,疫情防控放开,新操场启用,学生们有了自由的活动空间,即使连绵小雨,也能在上面行走,奔跑。

天晴的日子,树上,地上,整个操场都是阳光,及沐浴阳光的笑脸,新学的健身操,从笨拙的模仿到自如的跳跃,在《笑起来真好看》的动听旋律中,舞动青春的身影,释放青春的激情!他们曾经在这里集中,像蒲公英一样,在春风里绽放。现在放了假,他们散开涌出校门去,做短暂的假期放飞。

我是不能飞了,只能守着窗儿,看树叶轻颤,听小鸟啁啾,并落笔写下这午后的静寂!

● 随 笔 ●

杂感八则

□ 袁国辉

题记:每次有思想的火花我都是先在微博上写下来,等于及时记录下了碎片化的思维。然后我会把微博段子整理为文章,再发到微信公众号上。这样的写作方式或许不是我的独创,但这种写作方式我很喜欢,这样写东西不觉得累,可以没有负担地写成一篇文章。

创业,要静下心来

我有一个感觉,以往那种玩概念、喧嚣浮躁的创业,那种不面向市场,却试图获得风投加持的创业,已经越来越玩不转了。这是一个好事情,创业就该回归商业本质,谁也别抖机灵。创业者应该摒弃挣快钱的投机心理,静下心来,踏踏实实做产品,认认真真拼市场。

“长安花”是什么花?

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尽长安花。这两句诗用极具画面感的语言表现了孟郊登科后的愉悦。“走马观花”这个成语也是出自于这两句诗。试问孟郊所看的“长安花”究竟是什么花?其实不是花,是美女,是大户人家出来踏青的千金小姐。

实干,源于正确认知

工作四年,29岁的时候,我就意识到自己与优秀同龄人的差距了。有的人已经事业有成,身价千万,有的人官居正处,而自己呢,还是月薪几千。这个时候我一切意志是,自己很可能会成为同龄人中的失败者。当自己意识到这时候,就知道非奋起直追不可了。目的明确后,与目的达成不相干的事项,如同浮云,就没太多热情关注了。所谓实干,大概缘于此吧!

24小时的公平

人与人的竞争有许多的不公平,但有一点很公平,一天都是24小时。其实大多数的竞争,结果取决于你如何用好每天的24小时。

三星堆文明

三星堆考古现在成了热门话题,朋友圈很多人在发有关三星堆文物发掘的消息。2016年10月,我曾到四川广汉给一家企业做内训,企业老板特意安排了半天时间让我参观了一趟三星堆博物馆。在博物馆一圈转下来,很是震撼,我还特意在馆内买了《三星伴月》这本书做纪念。现在新闻虽然说得热闹,大家对三星堆文化未必真有多少了解。参观完三星堆博物馆后,我有一个感觉,三星堆文化很可能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另一个源头。可惜三星堆发掘得晚了一些,它的影响力被大大低估了。

企业家的家国情怀

张謇,卢作孚两位先生大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家国情怀的企业家。张謇先生是“实业救国”和“教育救国”的倡行者,并终生为其事业奋斗,因他是状元经商,被广为人知的称号是“状元资本家”。卢作孚先生是民生公司创始人,中国航运业先驱,被誉为“中国船王”。1938年秋,卢作孚领导民生公司组织指挥宜昌大撤退,挽救了抗战时期整个中国的民族工业。

邮政汇款

邮政汇款,现在已不太多见了。上大学的时候,家里给我寄生活费,都是通过邮局汇款。读研后曾收到过几十笔稿酬,是各刊物用邮政汇款寄来的。现在报刊汇寄稿酬,大都改变方式了,直接转账到作者的银行卡。能碰到邮政汇款的机会似乎不多了,难得《中国会计报》还在坚持通过邮局寄送稿酬,这次我特意留下一张取款通知单,算给自己做个纪念吧!

刻薄寡恩的明朝皇帝

明朝皇帝或许都有生性刻薄的遗传基因。明太祖朱元璋大肆屠戮开国功臣,称得上是滥杀,其冷血程度令人咋舌。朱元璋的后世子孙也没比他好到哪里去,稍不如意,就会对臣子肆意凌辱,廷杖、黜没、抄家、杀头,很常见,也很随意。对一般臣工如此,对内阁首辅也如此,明成祖就杀了首辅解缙,明世宗杀了首辅夏言,明神宗罢黜了首辅高拱,还抄了首辅张居正的家,几乎要把张居正从棺材里拖出来鞭尸。最让人扼腕叹息的是,明朝皇帝还会杀害有大功于社稷的功臣,哪怕这些功臣并不威胁皇权,惨剧中尤以明英宗杀于谦、明思宗杀袁崇焕最让人痛心。不体恤功臣,反而把功臣视作威胁皇权的存在,明朝皇帝骨子里的自卑与不自信可以说与明朝的国祚相始终。



绣林

九曲湾晚霞 周善祥 撰

父亲有一把六弦琴

□ 唐征祥

父亲有一把六弦琴
六个儿女在他的弹拨中
欢快又轻巧
音乐拥抱着柔风
还有垂柳一起舞蹈
美妙的时光在小河边
就这样悄悄地流淌

无情的时光啊
照耀金灿灿的油菜花
在老家的菜园
父亲忽然站成一块墓碑
胸膛填满无尽的牵挂
钝刀比尖刀还要疼痛
撕心裂肺的呜咽
在乌鸦的鸣叫中
归于静寂

牵挂从洼地渐渐隆起
呼唤升腾牵上缕缕青烟

清明遥寄泪雨诗

有一种思念,叫清明。四月有祭祖的哀思,有人间的温情。人们不会忘记离去的长辈亲人,点一盏心灯,寄一份思念,既是孝心的表达,也是温情的传递。人类就像新生的柳条,随便插到地上,就能生长成一株树,这是祖先力量的传承,更是人类顽强精神的象征。

——编者

妈妈,桃花又开了

□ 张从文

一把高过人头的青草上堤又下堤,
一树桃花在堤的拐弯处望你;
那是比八个孩子更多的眼睛,
看你的身影融在早霞和晚霞里。

桃树叠着你水田躬腰的样子,

月光慢慢扭曲背影
泪水模糊视线
琴音从此噤哑潮湿
往日的明快不复再来

六弦琴啊六弦琴
父亲一刻不曾离手的琴弦
而今失去胡热爱抚
天空不再辽阔
琴音也不再悠远

清明感怀

□ 苏春梅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我在公安藕池南闸中学复读,想通过高考再跃一次龙门。在这所陌生的学校里,我成了复读班不算差的学生,父母和老师开始对我寄予厚望,同学们偶尔也会对我投来艳羡的目光。

可是,某一天,一整个晚上,我在宿舍里窄小的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
我突然不想继续复读下去了。我觉得自己太过自私了。因为我要复读,我的弟弟妹妹都放弃了学业;因为我要复读,父母亲本来打算造一所新房子的愿望就此搁浅。弟弟妹妹每天跟着父母亲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一家人只能住在破旧的房子里,每到下雨天,家里没有一块干的地方,到处都是接屋漏的桶、盆甚至碗。

我不想继续复读了,想回家当个民办老师,为家里减轻一点负担。

早晨起来,当我说出这个决定,并且迅速将自己的物品收拾打包时,同学们都惊呆了。不断有同学劝我再想想,不要任性。有的同学干脆跑到老师那里说嘴,班主任张老师,语文袁老师都不可置信,劝我不要放弃。

可我意已决。

没办法,闺蜜冯玉春请了假,一边抹眼泪一边替我背着行李送我。

当时的藕池河上没有桥,从石首境内到公安必须乘坐藕池河上的轮渡。这是一艘铁驳船,虽然有个不算大的供乘客休息的船舱,可是大家伙都站在甲板上。有的扶着甲板边上的护栏,有的立在自己的自行车或者摩托车旁,做好了随时上岸的准备。藕池河并不宽,立在岸边可以清楚看到对岸的一切,过一次河大概七八分钟。

冯玉春忧伤地送着我,步子迈得愈来愈慢。她只希望我能在踏上轮渡甲板前改变主意,跟她回教室继续学习。

到了河边,等渡船的人稀稀拉拉的。深秋的朔风刮在脸上身上已经有些冷了。有一条窄的小路通到码头,可是等船的人们大多随意地蹲或坐在小路边已经枯黄的草丛里。

大概是想把小路让给待会上岸的人走吧。我和玉春也站在草丛里。

“来,玉春,被子给我,你回学校上课去吧。”在河边刚站定,我就对好友说。我怕她不停地劝说,然后改变我的想法。

“我不!就不!”冯玉春将被子接得紧紧的,生怕我抢走。

“为什么?为什么我们才认识几个月,才成为最好的朋友你就要离开我?你好狠心!我不许你走!”

玉春哭得很伤心。我不敢替她拭泪,我怕我会忍不住。

对岸的渡船开动了,冯玉春见怎么也劝不了我,只好把被子给我。不过,她不想马上回学校。她要看着我上船,看着我离开。

铁驳船嘟嘟嘟开过来了。我沉重的心忽而轻松了一些。我的未来跟大校园无缘了,可我还是有一个未来的,有一个需要我拼尽全力去努力的未来。

轮船愈来愈近,冯玉春搂着我的肩啜啜啜泣着。

想想我俩朝夕相处的这几个月,想到我们一起在教室里拼搏,在银杏树下捡拾一枚枚金黄小巧的扇形叶,想到我们一起去镇上的电影院看电影……每一个场景都镌刻着我和她友爱的身影,每一个场景都让我们依依不舍。我强忍着,不让自己的泪流下来。

船快到岸边了,我抱好被子,劝玉春别哭了,以后想我可以到石首来找她。

突然,我的心跳加快了!

那是谁?立在渡船甲板上 一辆破旧自行车旁的男人?他穿着件深蓝色旧毛衣,头发在藕池河上深秋的朔风里不时翻飞。